

武夷新语

夜校让生活有“知”有味

□黄鹤权

年轻人抢着上夜校,这股子热乎劲儿,火得不得了!抢票之难,难于上青天。”有网友分享,像中医养生、粤语培训、声乐、烘焙及非遗类课程等特别受欢迎。一眨眼的工夫,课程名额就没了。

是什么魅力让夜校骤然升温?夜校在我国并不陌生。1917年10月,毛泽东以湖南第一师范学友会名义创办工人夜校,专门为夜校工人上历史常识课。20世纪80年代,工农夜校如春风化雨,遍地开花,为劳累一天的年轻人开辟了一片夜间求知的天地。随着时间流逝,这股特定时代的浪潮渐渐平息,成为人们心中的一抹记忆。

而今,一股新的“夜校风尚”在年轻人中复苏。它主要依托当地文化馆,有的演变成时尚潮流的引领者,通过书法、声乐、传统舞蹈等课程,在现代青年的创意诠释下,古老的文化遗产被赋予现代活力,焕发出别样风采;

有的成为社交的新绿洲,在摄影、国画等艺术课程中,吸引着志同道合的心灵相聚,让“同学”二字在艺术的海洋中被重新定义。如此,夜校不再与升学考试、职业培训绑定,是只属于年轻人自己的兴趣班。它不仅是知识的殿堂,更是青年探索自我、拓宽视野、联结他人的桥梁,使求知之旅充满了愉悦与价值。

前程无忧51job日前发布的《2024“夜校”走红职场调研》显示,30岁左右的职场人对夜校的参与度较高。网上曾发起过一个讨论,追问年轻人为何追捧夜校,大家的回答都很中肯。大学生阿明说,白天上课是任务,晚上去夜校才是真爱;自由撰稿人老马表示,夜校简直就是文字灵感的充电站,自己从熬夜老手变成了编故事高手;在数字海洋里泡久了的会计小白,下班后直奔油画夜校,拿起画笔那一刻才发现,原来生活除了报表还有梵高式的星空;夜校则帮宝妈莉莉重新出发,晚上宝贝睡着了,她就变身学术辣妈,烘焙、插花、学外语,每多一项技能,就给生活加了点甜头。在她看来,夜校就像是知心朋友,懂她的心思。

夜校的魅力就在于此,它不光是个学习的地方,更像是夜晚里的一盏明灯,给生活带来新花样,让你有机会发现自己、提升自己。在这片天地里,每个人都能找到照亮自己前路的那束光,让生活因为不断学习而变得五彩斑斓。难怪有人忍不住感慨,“这波不亏,学起来”。

如何让夜校这盏心灵的明灯持续焕发生命力?关键在于紧贴青年的脉搏,倾听他们的声音。各地应继续深入青年群体,细致洞察他们的精神追求与文化喜好,巧妙融合地域艺术特色,量身定制课程体系,以坚实的教学质量和口碑,让夜校在正向的意义上“破圈”而出,为城市文化画卷添上鲜活一笔。

想象一下,一堂“环球咖啡之旅”课上,在醇厚的咖啡香中,不仅学会了优雅的手冲技艺,更开启了一场味蕾与文化的双重旅行;而“编程创想家:代码与美学的交响”,将逻辑的严谨与艺术的灵动巧妙融合,让技术在创意的催化下绽放非凡魅力。

此外,不妨开设“城市探险家养成计划”课,教会青年如何在熟悉的城市中发掘新奇,设计独一无二的旅行线路,让日常生活充满探索的惊喜。

当然,夜校终究是一场终身学习供需两端的“双向奔赴”。但愿每个人都能在夜校的海洋中找到那份“心领神会”的触动,成为自己故事的执笔人,用知识的光芒照亮心中那片浩瀚的星辰大海,演绎出一幕幕成长与蜕变的辉煌剧目。期待未来夜校发展能坚守初心,成为年轻人自愿投身的学习乐园,而非演变成资本的逐利场,抑或内卷的新竞技场。如此,“夜校热”才不会昙花一现。



乡村美如画(中国画) 李亮

圆月高挂夜空,连绵的群山在月色下如起伏的波浪。暮春万物繁茂,清新的山风里,夹杂着花草芬芳。

石副政委站立山头,身边是两位警戒战士。他手持望远镜,对山下看似宁静的村落,神情略显忧虑。

1934年10月,主力红军往湘西方向战略转移。福建地方红军坚持斗争,奉命牵制强敌。至次年5月,分水坳、梅子坝、鸡冠峰数战,福建地方红军主力损失惨重。在此期间,留在武北的红10团余部,被敌军围困在青山径一带。

刚才清点人数,共计183人,且粮弹稀缺。石副政委判断,一俟天明,敌集结的重兵必将发起多波猛烈进攻。这是力量悬殊的战斗,我们要和敌人血战到底。

山外不远处的李家村,石副政委非常熟悉。第三次反“围剿”战斗中,石营长大腿负伤,组织上安排他在李家村荣发大伯家疗养。无微不至的照顾,使他很快康复。临别,树生跟随他参加了红军。荣发大伯是苏区老模范,树生是他的满子,他的长子、二子、三子、四子都是红九军团的战士。

石副政委知道,树生的四个哥哥在半年前的松毛岭战役中,全部壮烈牺牲。警卫排长说,后来的黑夜里,树生多次在睡梦中呼唤着哥哥们的名字。

“树生。”

“到。”

警戒战士之一,就是树生。“今后的战斗,我们的很多人都会牺牲。”

“首长,我不怕。”

“为什么?”

“我们打仗,就是要誓死保卫苏维埃,誓死保卫老百姓的好日子。”

“很好,小同志觉悟很高嘛,值得表扬。”树生笑了。如果不是乌云遮月,石副政委应该可以看到他羞红的脸。

“树生,山脚东南方向一铺半路,就是李家村吧?”

“是的,首长。”

“你多长时间没有回家啦?”

“报告首长,三年半。”

石副政委从挎包中翻出一根铜嘴烟杆。月色下,有微光游动。

“熟悉吗?荣发大伯借给我的,早该归还啦。”

“首长,俺爹双手赠送的。村口,大家都瞧见了。”

“你们都看错了,听错了,是借,不是赠送。”

小小说

青山径

□练建安

“首长,您……”

“李树生同志,三大纪律第一条是什么?回答。”

“一切行动听指挥。”

“八项注意第三条是什么?”

“借东西要还。”

“归还借物。明日天黑后归队。”

“天黑后?”

“保存自己,消灭敌人。”

“是。”

“你复述一遍命令。”

“归还借物。明日天黑后归队。”

“立即执行。”

“是。”

树生接过铜嘴烟杆,敬礼,转身消失在月色朦胧的山林间。

接连潜绕过几道关卡,树生悄悄穿越丛林,三更时分,回到了村子里。泥墙屋外,树生敲开了家门。月映西窗,屋内有光影。老爹左腿夹板绷带,卧伤在床。

“爹,您咋啦?”

“砍柴滑了一跤。没啥事啦。”

树生想哭,却哭不出来。

看到满儿回来,白发苍苍的老娘喜极而泣,颤巍巍地端来一碗番薯粥。树生实在是太饿了,呼呼喝光了美食,就从怀里取出铜嘴烟杆,递给老爹。

“满儿啊,石营长牺牲啦?”

“首长说,向您借的。部队有纪律,借东西要还。”

“实打实送给他的呀,他给俺留了一把铁电筒呢。”

“还在吗?”

“上交给赤卫队了。”

“哦,懂啦。”

树生突然翻身趴在地上,重重地给双亲磕了三个响头,哽咽道:“爹,娘,满儿不孝,满儿要走了,要赶回部队。”

鸡叫头遍,树生背起半布袋番薯干,辞别家人,毅然走向陷入重围的青山径。这一去,他再也没有回来过。

可鹰注定要向上飞翔
穿越雾霾
冲上晴空
飞向那闪着金光的太阳

消失在火焰与亮光的故乡
留下那鹰的歌唱
那时的鹰
已在烈火与歌声中
幻化作一只金色的凤凰

点评

如朝日般勃发

一首高超的诗歌,就是一个情绪与气氛诗性交织的器皿,一个由体验和感受牵掣的诗意空间。诗歌新人石头在自己的可触可感里,对诗歌语言的选择充满音乐性。有时,像星光般宁静而抒情;有时,像骤雨般急促而节制。每一节都犹如鹰的一次次振翅,亦如一个歌者在沉静中灵动。清新、广袤的大自然,对辽阔的精神世界的追寻,直抵他诗歌创作的主题。相信在当下、在未来,他的诗作恰如他在《日出》里所写道的:“如朝日般勃发”,感受万物生长在诗歌里的气息和搏动,让日月星辰、春夏秋冬共沐诗歌的意趣。

摇摇(福建开放大学编审,福建省百花文艺奖得主)



7月新人 陈致远,笔名石头、禾成,出生于199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热爱大自然,热爱灯火里的浪漫,作品散见于报刊。本文为新作之四。

诗路花语

重整行装再出发

□王彦文

人,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
树,长得再高都不能离开扎根的厚土
长征,再回眸,再展望
九十载岁月峥嵘风雨如磐
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
巍巍中华屹立世界东方
英雄大地早已换了人间

这里
山的名字叫长征
路的坐标即长征“零公里处”
人的模样是一座座丰碑
这里
每一寸土地都浸染了炽热的血渍
每一棵树都见证了惨烈的胜利
每一里路都铺垫了一具年轻的躯体

风卷红旗上山岗
直插革命胜利的方向
长征,翻开一页划时代的篇章
长汀,镌刻一行行血色的英名
有高唱国际歌从容赴死的瞿秋白
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何叔衡
浴血牺牲的数万子弟兵

长征,永远在路上
长汀,永远染血色
寄托着领袖的牵挂与期盼
引领老区人一我十地追赶
牢记使命不负嘱托
水滴石穿
而今满山遍野的花海绽放
火焰山变成丰收的花果山
告慰英灵青山常在绿水长流

长征,从这里走向辉煌
长汀,从这里播种希望
你看,和谱号巨龙穿山越坎
你听,现代化厂房一派繁忙
你盼,金山银山正拉近两岸

路,再长再远
坚定方向,使命必达
山,再高再险
勇于攀登,峰巅在望
赓续长征再出发
踔厉奋进新征程
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
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
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荣光



春栖闽山(中国画) 郑颖璐

新人新作

灰鹰

□石头

雾
掩去太阳的光芒
雨
打湿雁的翅膀
灰暗的天
鹰在翱翔

云层间
闪烁金色的太阳
高楼上
玻璃幕墙的光刺痛脸庞

何处是远方
何处是故乡
是展翅飞向未知
还是知返而聆听万物的呢喃
巢是那么的温暖
天空是如此的灰暗
命运究竟指引他走向何方

白鸽衔着橄榄枝
飞向奥林匹克山
黝黑的乌鸦
嘎嘎地寻找着下一顿美餐

不如归去
不如归去
子规声声阵阵
书写着泣血的篇章
独自飞在这深灰色的天上
不觉间洒出了万丈金光

在绝望中
曙光挣扎着
给大地以希望

往往云层会无情地掩盖它的力量

文艺评论

行走间各美其美

——读杨健民散文集《江湖不急》

□林菁

一篇篇读下来,发觉作者所言不虚,文字在其笔下乖巧顺从、各司其位,字里行间透露出轻松快意与豁达自然。

董桥曾说,摆空架子的大文章好写,拼命堆砌课本学识不难堆得出来;带真感情的妙笔难求,挥洒的是学问不是学识,讲究的是心境不是心志。作者在《江湖不急》中毫不吝啬地挥洒学识、铺陈心境、开放心灵,“短语”不仅充盈着清明的知性,更饱含活泼的感性,信息密度高,却不掉书袋,不仅有广博的知识、引人深思的哲理,还透着生活、有地气。且择与书同名文章《江湖不急》为例,他从一篇论文后记里的一句“江湖不急,未来可期”起笔,引出“这个世界说急也急,说不急也不急,活在其间,可以有一千种等待,而最好的那一种,大概就叫未来可期——人生从什么时候重新出发都不晚”。他带领读者重温20世纪80年代初与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发刊词中“精神世界”邂逅的一幕,而“精神世界”亦是各种抽象符号构建的,于是人类走向纯粹的思辨,走向哲学。此时,孙悟空如同哲学家的一句“天地本不全”再次引发读者思考——人生一世,何妨事事求全?之后诗人里尔克、物理学家费曼……如此密集却又天衣无缝地被作者编织进文章中,至此一首“小夜曲”的体量却拥有了“交响乐”一般的丰富体验与厚重积淀。这是作者在《江湖不急》一书中呈现出的显著写作特点。于是读者阅读此书的过程,也是不断丰富“想读”书单的过程。

往文本深处思索,不难发现作者的语言张力十足,引人不断思索回味。蒋勋认为:“我们可以用类似西方符号学的方法,把语言重新界定为‘既精确又误导的工具’,语言本来就是两面的刀,存在一种吊诡,一方面在传达,一方面在造成传达的障碍。所以最好的文学就是在语言的精准度里制造语言的暧昧。”这种诱惑力在于情感的拉扯,是“欲说还休”中“欲”与“休”的博弈,亦是语言的张力。而语言的精确度体现在冰山海面部分与隐藏海下部分的比例选择,作者亦将其称为语言的“能见度”——能见度无论高低,作者笔下所描绘的那个世界

都在于彼此温暖一下各自的心,是一种各美其美的美。在《江湖不急》一书中,语言的“能见度”总随着文章所需不断变化调整,让文章始终传达出恰到好处地温柔与暖意。

村上春树告诫我们“刻意为之,语言就没了势头”,而读杨健民的文章总会觉得文字潺潺,如落花流水,一些都是自然贴切的,但这并不代表这些文字未经精心雕琢与严格审视。浅水是喧哗的,深水是沉默的。如作者这般造句用字往深里想,从浅里出,这需要硬学识、深功底、高眼界、大胸怀,更要有绵恒而温润的教养,与对世间万事万物的温情与敬意。



手上这本《江湖不急》是杨健民先生“健民短语”系列的第三册。“短语”其实并不短,结集在书中的百余篇文章多有两千字左右,这些文章组合成“日常”“记忆”“人物”等部分,内容涉及文学、美学、哲学、史学等。他在“短语”中谈美食、美文、美景,也说李师师的范儿、金庸的道、张爱玲的苍凉……篇篇语短宏深、意度波瀾。在前言中作者写道:“我完全是以‘开放的心灵’去写作的。”“它们以接近‘纯粹语言’的可能性表达我的运思。”“健民短语”的写作是一种“符号化的文字游戏”。